

[美] 詹姆斯·索特 著

孔亚雷 译

八年

Eight Years

James Salter

人生中真正重要的，唯有我们最终记住的一切。
美国当代小说大师关于爱、婚姻与自由的经典之作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光年

Light Years
James Salter

[美] 詹姆斯·索特 著

孔亚雷 译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Light Years

By James Salter

Copyright © 1975 by James Salter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

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光年 / (美) 詹姆斯·索特著; 孔亚雷译.

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.6

(詹姆斯·索特作品)

ISBN 978-7-5598-0060-2

I. ①光… II. ①詹… ②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15296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: 541004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 张艺兵

责任编辑: 雷 韵

封面设计: 陆智昌

内文制作: 马志方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12.75 字数: 240千字

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67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“詹姆斯·索特写出的句子胜过当今任何一个美国写作者，这在小说读者中是一个信仰。”

——理查德·福特

“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亏欠这本书多到令人羞愧。”

——裘帕·拉希莉

“詹姆斯·索特是极少数我渴望阅读其全部作品的北美作家之一。”

——苏珊·桑塔格

“詹姆斯·索特仅用一个句子就能令人心碎。”

——迈克尔·德达

“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一样迷人，《革命之路》一样凄切，《兔子，跑吧》一样敏锐。”

——《卫报》

“在当代小说家中，我不知道谁写出了比《光年》更美妙的作品。”

——《纽约客》

“詹姆斯·索特是一位技艺臻于完美的说故事的人。”

——《巴黎评论》

目 录

第一部 / 1

第二部 / 79

第三部 / 191

第四部 / 243

第五部 / 311

译后记：秋日之光 / 371

第一部

1

我们掠过那条黑色的河流，水面光滑如石头。没有船，没有小艇，没有一片白浪。水平躺着，被风敲破、打碎。这巨大的人海口宽阔，无边无际。河水带点咸味，冰冷的蓝。它在我们下方流过，令人晕眩。海鸟飘浮在它上空，盘旋，消失。我们让那条宽阔的河流闪现，一个过往之梦。深水退下，露出发白的河床，我们奔过浅滩，小船搁在岸上过冬，荒凉的码头。乘着海鸥般的翅膀，翱翔，转向，回首。

那天像纸一样白。窗户哆嗦。采矿场空空荡荡，银矿早已被淹没。哈德逊河在这里显得辽阔，辽阔而静止不动。一个黑暗的国度，鲟鱼和鲤鱼的国度。在秋天因鲟鱼而闪耀。大雁排成长长的、移动的V字形飞过头顶。潮水从大海涌入。

印第安人想找一条，他们说，“两边都流”的河。那就是这儿。

咸水的楔子长驱直入达五十英里；有时会到波基普希^[1]。这里有庞大的牡蛎层，港湾中的海豹，森林中无止尽的游猎。巨大的冰川切口，与之联姻的是海湾，野西芹和稻米的凹地，以及这条气势磅礴的大河。飞鸟，就像标点符号，水平飞行着穿过。它们看上去仿佛在慢慢接近，加速，然后像箭一样飞过头顶。天空没有颜色。感觉就要下雨。

这里曾属于荷兰。之后，一如其他，属于英国。河流是一种映像。它承载的只有沉默，一种闪烁的寒意。树木赤裸。鳗鱼沉睡。航道深得足以过海轮——如果它们愿意，会吓倒这些内陆小镇。滩涂上有海龟和蟹，苍鹭，波拿巴鸥。污水从更上游的城市注入。河水肮脏，但会自我净化。鱼群呆滞，随波逐流。

沿着岸边有些石头房子，式样已经过时，还有些木屋，空着，四面透风。仍然有庄园残留在过去的大片土地上。靠近水边，一幢维多利亚式的大宅，砖块漆成白色，树荫笼罩，带围墙的花园，一座破败的温室，屋顶镶着一圈铁条。一座河畔的房子，对于下午的阳光地势太低。但早晨来自东边的光线充足。正午它光辉灿烂。有几块地方油漆已经变成黑色，光秃的斑点。砾石小径破碎不堪，鸟在棚子里筑巢。

我们在花园漫步，吃着小而涩的苹果。树木干燥，盘根错节。厨房里的灯亮着。

[1] Poughkeepsie, 美国纽约州东南部的一座城市。

一辆车开上车道，自城中返回。开车的人走进屋里，不出片刻便听说了消息：小马跑丢了。

他暴跳如雷。“她在哪儿？谁让门开着的？”

“哦，天哪，维瑞。我不知道。”

在一间有许多植物的房间，某种日光浴室，有一只蜥蜴，一条棕色的蛇，一只沉睡的箱龟。入口的台阶很深，让龟无法逃走。它睡在砂砾上，四肢紧缩。它的趾甲是象牙的颜色，很长，蜷曲着。蜥蜴在睡，蛇也在睡。

维瑞竖起衣领，吃力地爬坡。“乌苏拉！”他喊道。他吹起口哨。

暮色四合。草地干枯，在脚下嘎吱作响。整天都没有太阳。喊着小马的名字，他走向更偏远的角落，公路，毗邻的田野。万籁俱寂。天开始下雨。他看见邻居家的那条独眼狗，有点像哈士奇，灰白的口鼻。那只盲眼完全闭合，密封，被毛盖住，它已经缺失那么久，似乎从未有过。

“乌苏拉！”他叫道。

“她在这儿。”妻子在他回来时说。

那匹小马靠在厨房门边，宁静，黝黑，吃着一个苹果。他碰碰她的嘴唇。她心不在焉地咬咬他的手腕。她的眼睛乌黑亮泽，有着喝醉的女人那种狂野的长睫毛。她的皮毛厚实，她的呼吸甜美。

“乌苏拉。”他说。她的耳朵微微转过来，然后便忘了。“你

去哪儿了？谁开了你的马厩？”她对他毫无兴趣。

“你已经学会自己开门了？”他摸摸她的一只耳朵；它是暖的，硬得像只鞋。他把她牵到马厩，那儿的门半掩着。在厨房外面他跺掉鞋上的土。

到处都亮着灯：一座巨大、发光的房子。豆子大小的死苍蝇藏在天鹅绒窗帘背后，墙角的墙纸凸起，窗玻璃扭曲变形。他们住的地方是个大鸟笼，是个蜂巢。屋顶是厚厚的石板瓦，房间就像商店。它悄无声息，这房子，在黑暗中它像一艘船。在里面，如果你去听，可以听见一切：水滴，微弱的低语，谷粒缓慢而有节奏的爆裂。

浴室里，水渍，海绵，茶色的肥皂，书本，被水弄皱的《时尚》杂志，他平静地冒着蒸汽。水淹过他的膝盖，渗入骨髓。地板上有地毯，一篮光滑的石头，一只深蓝色的空玻璃杯。

“爸爸。”她们在门外喊。

“嗯。”他正在读《纽约时报》。

“乌苏拉去哪儿了？”

“乌苏拉？”

“她刚才去哪儿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他说，“她去散步了。”她们等着进一步的解释。他是个故事大王，充满奇迹的男人。她们侧耳倾听，希望门会打开。

“但她去哪儿了？”

“她的腿是湿的。”他大声说。

“她的腿？”

“我猜她游过泳。”

“不，老爸，说真的。”

“她想要吃海底的洋葱。”

“那儿没有洋葱。”

“哦，有。”

“有吗？”

“它们就长那儿。”

她们在门外讨论了一会儿。最后判定这是真的。她们等着他，两个小女孩，像乞丐般蹲着。

“爸爸，出来，”她们说，“我们想跟你说话。”他把报纸放到一边，最后一次沉入浴缸的怀抱。

“爸爸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洗好了吗？”

她们被小马迷住了。它让她们害怕。只要它发出一点意外的声响，她们就准备逃跑。它站在马厩里，耐心，沉默；食草动物，一吃几个小时。它的口鼻部位有层带光晕的绒毛，它的牙是褐色。

“它们的牙会不停地长。”把她卖给他们的那个男人说。他是个醉鬼，衣衫褴褛。“它们会一直往外长，然后被磨掉。”

“如果她不吃呢？”

“如果她不吃？”

“她的牙会怎么样？”

“一定要让她吃。”

她们常常守着她；她们聆听她的咀嚼。这匹神兽，黑暗中的芬芳，比她们更庞大，更强壮，更聪明。她们渴望去接近她，去赢得她的爱。

2

这是1958年秋天。他们的孩子七岁和五岁。河面上，颜色像石板，光倾泻而下。柔和的光，神的悠闲。远处的新桥闪耀如一项声明，像某封信中让人停住的一行。

芮德娜在厨房，她的戒指摆在旁边。她身材颀长，全神贯注；她的脖子光着。她停下来去看食谱，低着头，她聚精会神的样子美得惊人，有种温驯感。她戴着腕表，穿着她最好的鞋。在围裙下面，她穿着晚上的正装。有客人要来。

摊在木质台面上的花，她已经修剪好茎干，准备插进花瓶。她面前是剪刀，薄如纸片的盒装奶酪，法式餐刀。她的肩上有香水。我打算从里到外来描述她的生活，从它的内核，房子也一样，从各个房间收集生活的碎片，那些沐浴在晨光里的房间，地板上铺着曾属于她婆婆的东方地毯，杏黄，胭脂红，棕褐，它们纵然破旧，却似乎喝足了阳光，汲取了它的温暖；书籍，干花罐，马蒂斯色系的靠垫，物件如证据闪烁，它们当中有很多原本就为古

人所有，都可以放进坟墓以备来世：清澈的水晶骰子，几块鹿角珊瑚，琥珀珠链，匣子，雕刻，木球，杂志，杂志里的女人照片她常拿来跟自己对比。

谁来打扫这座大宅，谁来擦地板？她什么都做，这个女人，她什么都不做。她穿着燕麦色的线衫，细得像根长矛，她的长发束起，炉火噼啪作响。她真正关心的是生活的本质：食物，床单，衣服。其他的毫无意义；总能应付过去。她有张大嘴，一张女演员的嘴，迷人，光亮。腋窝里的黑点，呼吸带薄荷味。她天生不羁。她购物凭一时兴起，她逛班德尔^[1]如同去朋友家，挑上五六件衣服，走进更衣室，甚至懒得拉紧遮帘，她的裸体一闪而过，精瘦的胳膊，精瘦的躯干，比基尼内裤。是的，她擦地板，收脏衣服。她二十八岁。她的梦依然紧贴着她，修饰着她。自信，沉着，她与那种长脖子的动物有关，反刍动物，被遗弃的圣人。她小心翼翼，难以接近。她的生活隐秘。你透过无数宴会的烟雾和对话看见她：乡村晚宴，俄国茶室的晚餐，跟维瑞的客户在香弗农咖啡馆，瑞吉酒店，牛头怪餐厅。

客人从城里开车过来，彼得·达罗和他妻子。

“他们什么时候到？”

“大概七点。”维瑞说。

“你开酒了吗？”

[1] Henri Bendel，位于纽约曼哈顿区的著名老牌时尚服饰店。

“还没有。”

水在流，她手是湿的。

“给，接着这个盘子，”她说，“孩子们想在炉火边吃。给她们讲个故事。”

她伫立片刻，审视着自己的准备工作。她看了看表。

达罗夫妇在黑暗中到达。他们的车门轻微地砰一声关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出现在门口，脸上放着光。

“一份小礼物。”彼得说。

“维瑞，彼得带了酒。”

“我来拿外套。”

夜晚很冷。在房间里，一股秋天的感觉。

“开车一路都很美。”彼得说，一边抚平他的衣服。“我爱开这段路。一旦过了桥，你就在森林中，在黑暗中，城市不见了。”

“几乎是原始状态。”凯瑟琳说。

“而你正在前往柏兰德夫妇美丽的家。”他微笑着。多么自信，多么成功，一张三十岁男人的脸。

“你们看上去棒极了，你们俩都是。”维瑞对他们说。

“凯瑟琳很喜欢这房子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芮德娜笑着说。

十一月的夜晚，古老，清澈。烟熏河鳟，羊肉，一盘莴苣沙拉，一瓶玛尔戈打开放在餐柜上。晚餐在一幅夏加尔的海报下进行，尼斯港上的美人鱼。夏加尔的签名或许是假的，但正如彼得

以前说过，那有什么区别，它跟真的一样好，也许甚至更好，带着那种恰到好处地随意。而且毕竟，这幅招贴不过是千万张中的一张，这飘浮在纯净夜空中的天使，它们中绝大部分甚至根本没有签名，哪怕是伪造的。

“你喜欢鳟鱼吗？”芮德娜问，手里托着盘子。

“我不知道更喜欢哪样，钓它们还是吃它们。”

“你真的会钓鳟鱼？”

“有时候我也怀疑。”他说。他狼吞虎咽。“你知道，我到处钓鱼。钓鳟鱼的人是种非常特殊的类型，孤僻，任性。芮德娜，太美味了。”

他的头发正日渐稀薄，他有一张光滑的圆脸，一张继承人的脸，就像某个在银行信托部门工作的人。但其实他整天站着，从皱巴巴的烟盒里叼出高卢烟。他有家画廊。

“我就是那样追到凯瑟琳的，”他说，“我带她去钓鱼。实际上，我是带她去看书；我钓鳟鱼，她坐在岸边捧着本书。我跟你们说过在英国钓鱼的故事吗？我去了一条小河，完美无缺。不是泰斯特河，那可是钓鱼胜地，有许多年，管那条河的是个叫伦恩的男人。不可思议的老头，典型的英国人。有张绝妙的照片，他拿着镊子在给昆虫分类。传奇人物。

“我去的这条河靠近一家小旅馆，英国最古老的之一。名叫古钟。我来到这美丽无比的地方，有两个男人坐在岸边，不太高兴有其他人出现，不过当然，身为英国人，他们装作好像根本没

看见我。”

“彼得，不好意思，”芮德娜说，“再来点。”

他自己动手。

“总之，我说，‘怎么样？’‘天气不错。’其中一个说。‘我是说，鱼怎么样？’漫长的沉默。最后其中一个终于说，‘有鳟鱼。’更多沉默。‘那块石头过去有一条。’他说。‘真的？’‘我大概一个钟头前看到过。’他说。又是漫长的沉默。‘大家伙，也是。’”

“你钓到了吗？”她问。

“哦，没有。那条鳟鱼他们认识。你知道怎么回事，你去过英国。”

“我哪儿也没去过。”

“算了吧。”

“但我什么都干过，”她说，“那更重要。”在她酒杯上方，一个灿烂的微笑。“哦，维瑞，”她说，“这酒太妙了。”

“还不错，对不对？你知道，有些小店——令人吃惊——你可以买到上好的酒，而且不贵。”

“这瓶你是哪儿买的？”彼得问。

“嗯，你知道五十六街……”

“挨着卡耐基音乐厅。”

“就那儿。”

“那儿的街角。”

“他们有些很好的酒。”

“对，我知道。那个售货员是谁来着？有个特别的售货员……”

“对，他是个秃头。”

“问题是他不仅懂酒，他还懂关于酒的诗。”

“他很厉害。他叫杰克。”

“没错，”彼得说，“好人。”

“维瑞，说一下你听到的对话。”芮德娜说。

“那不是在那儿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那是在书店。”

“说呀，维瑞。”她说。

“我只是刚好听到，”他解释说，“我正在找本书，旁边有两个男人。一个对另一个说，”他的咬舌音模仿得惟妙惟肖，“‘萨特是对的，你知道。’

“‘哦，是吗？’”他模仿另一个。“‘关于什么？’

“‘热内是个圣人，’他说，‘这男人是个圣人。’”

芮德娜笑起来。她有一种丰满、赤裸的笑声。“你演得真好。”她对他说。

“不。”他轻微地抗议。

“你演得太好了。”她说。

乡村晚宴，桌上堆满了玻璃杯，花，各种能吃的食物，在烟草的烟雾中结束，一种安逸感。悠然从容。对话从不间断。他们

的生活独特，真诚，他们更爱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，他们只有很少几个朋友。

“你知道，我对好多东西上瘾。”彼得开口道。

“比如？”芮德娜说。

“比如，画家的生活，”他说，“我很爱读。”他想了一会儿，“喝酒的女人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爱尔兰女人。我特别喜欢。”

“她们喝酒吗？”

“喝酒？所有爱尔兰人都喝。我和凯瑟琳去吃饭，那些了不起的爱尔兰女士一头扎进盘子，烂醉。”

“彼得，我才不信。”

“服务生都视而不见，”他说，“大家都习以为常。那个伯爵夫人——叫什么来着，亲爱的？那个让我们烦得要命的——早上十点就醉了。她相当黑，黑得可疑。她们好多都那样。”

“你是说，皮肤黑？”

“黑种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芮德娜问。

“啊，就像我一个朋友说的，因为伯爵有个大家伙。”

“你对爱尔兰还真了解。”

“我想住在那儿。”彼得说。

一阵小小的停顿。“所有这些中你最喜欢什么？”她说。